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(一)

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

冰心作品集

一九四四年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1944 年作品集

冰 心 著

目　录

1944 年

赠逖生病中（调寄浣溪沙）……（2）
致赵清阁（2 月 2 日）……（3）
致梁实秋（3 月 25 日）……（5）
致赵清阁（4 月 1 日）……（6）
致赵清阁（4 月 18 日）……（7）
现代女作家书简……（8）
致赵清阁（5 月 3 日）……（9）
致赵清阁（9 月 9 日）……（10）
空屋……（11）
致赵清阁（11 月 7 日）……（21）
再寄小读者（通讯四）……（22）
致赵清阁（圣诞夜）……（26）

1944 年

赠逖生[1] 病中

调寄浣溪沙 （水仙）

寄托闲情到水仙
病中心绪阿谁边
拥衾无语看炉烟

微步凌波应解舞
生尘罗袜亦翩跹
不输梅蕊占春先

[1] 即浦薛凤，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。抗战时期，独自在重庆工作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致赵清阁[①]

清阁：

信收入。我忙得要命，忙家务！二弟从五通桥来，三弟又要出国，一谈就是半夜。孩子们又都放了学，满屋里都是人。我想进城，总走不了。但我二月廿一至廿五，是要在城里开会的。假如在这日期之前，我没有信说不来，就请您在廿一日那天早晨十一、十二时之间，到“嘉庐”看看。因为每次都找不着人送信，文藻走了，一樵又换了车夫，没有人知道你的地方。希望您那东西别等我发表，恐怕等的日子太多了。虽然我很兴奋看。（注：此处有损，“兴奋”可能是高兴。）祝好！

冰　心

四四年二月二夜

① 赵清阁，女作家，1914 年 5 月 9 日生，河南信阳人。抗战爆发后在武汉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，并为华中图书公司主编《弹花》文艺月刊，后又主编《弹花文艺丛书》。1944 年任重庆《新民报》特约撰述。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担任《神州日报》副刊主编。出版小说、剧本多部。

（收入本卷的冰心给赵清阁的信44封、有的信残缺，曾以《友情的记录》刊于《传记文学》。）

致梁实秋

实秋：

山上梨花都开过了，想雅舍门口那一大棵一定也是绿肥白瘦，光阴过的何等的快！你近来如何？听说曾进城一次，歌乐山竟不曾停车，似乎有点对不起朋友。刚给白薇写几个字，忽然想起赵清阁，不知她近体如何？春来是否痊了？请你代我走一趟，看看她，我自己近来好得很。文藻大约下月初才能从昆明回来，他生日是二月九号，你能来玩玩否，馀不一一。即请大安问业雅好

冰　心

三月廿五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老三回来，说端木[1]又去北碚了，和您上信不符，特再证实一下。北碚我不去了，但我愿意搭他车进城。（就是他不去北碚，只回龙洞湾，我也可以搭车的。）请代问一下：八日上午或下午何时来山接我？能否来山？你再写快信寄我。如不能，我就得快想法。西北红枣好得很。小孩子们谢谢你的书。山上极美，春来我又头痛了。恕不多书。请

安

冰　心

四四、四、一

[1] 即著名律师端木恺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这星期又去不成了，因为开会又改到四月，多么扫兴！但我再下一星期也许要去，去了一定通知你，早说反使你不安。

孩子们陆续都快上学了，要安静一点，很想写点东西了。你如何？新年过得痛快罢？这里人多，雪美，可惜你不在。

冰　心

四四年四月十八日

现代女作家书简

××先生：

来信敬悉。关于作稿，岂明先生已催过两次了，只因牙疾，不能写作，抱歉之极。《××特辑》很动人，颇想写他一写，题目一时不能定，因为我作稿，常常是后定题目的，在可能范围内拙稿总拟在五月中旬奉上不错。此请

撰安

冰　心拜

五月一日

（此信最初发表于《风雨谈》1944年第11期“现代女作家书简”。）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北碚那天玩得很好，当天来回，景超、一樵[1] 还在此赏了一会儿的月。可惜你不在，他们联络得不好！不怪您。端木开业，您的提议是好，就这样办罢。该款若干请告知，即奉寄。最近不拟进城。听说您六月中到赖家桥，离此很近，走也走得到，希望经常到山上来玩。附上现代妇女社收条四张，请分送。手边没有《红楼梦》，明天去借，当替您“琢磨”不误。匆匆，祝

好

谢冰心 拜上

四四、五、三。

① “景超”即吴景超，新中国建立后为清华大学教授。“一樵”即顾毓琇教授，后居美国加州，1976 年以来，多次回国探亲讲学。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两得来函，极慰。峨眉一签尤合下怀，不胜感谢，已留为记念矣。连日在城开会，忙里偷闲。你不在，少一个人谈谈。不知你何时归来？有日子否？九·一八闭会当即上山。连日阴雨，极为闷闷。仍想到成都走走，只看便车接洽得如何？这程子身体还好。不知你在路上又犯胃病否？既到成都，何不至嘉定[1]走走？那里还有许多人呢。匆匆寄意，并祝

旅佳

冰　心 拜上

四四、九、九。

① “嘉定”属四川省，辖乐山。

空　　屋

虹和我把我们一生的欢乐和希望，寄托在这一所空房子上面——但是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

这所房子，无论从那一方面看，都是一座极合于理想的小家庭住宅：背倚着山，房子盖在斜坡上，门对着极凹的山谷。这山峰、山坡、山谷上都长满着青松。山上多雾多风多雨，这房子便幽幽的安置在松涛云海之间。附近并无人家，一条羊肠小径，从房子底下经过。大门是树身钉成的一个古雅的架子，除天生的几丛竹子外，没有围墙，几十级石阶，三四个曲折，便升到这房子的廊上，门窗很大，很低，棂木都是冰纹式的，精雅的很。隔着玻璃望进去；一色的淡黄色的墙壁，和整齐的地板，左首是前后两间，光线很好。右首是横方形的一大间，后墙上有一个大壁炉。这大间的后面，是横断的两间，右边是屋子，左边是通后院的甬道。绕过廊子，推开后院的小门，就看见和前

面房子只隔着一条仄小的院子，紧靠着山壁，还有一排三间小屋子，是预备做厨房和下房用的。

虹，无论从那一方面看，都是最理想的和我共营生活的一个女性：她不是太健康，也不算太美丽，但她有着极灵活的风度，极动人的颦笑，和极潇洒的谈锋。她的理想，她的见解，有许许多多和我相同的地方。一想到她，会使得我哭，也会使得我笑，她在我心里，是这样的生着根，假如我失掉她……呵，我不能想象……虽然她还有一个半身不遂的母亲，一个白痴的哥哥，和一个生着肺病的妹妹，但这有什么关系呢？

我自己呢？总算是一个向上的青年，我是一个化工的大学生，毕业后在这山上的化工试验所，做着研究的工作。我没有一切的恶习惯，和不良的嗜好，我尊重我的事业，我不爱钱。我相信我若埋头苦干，我是不会辜负我的国家，我的社会的……虽然我有一个老病的父亲，骄奢的继母，和五个幼小的弟妹……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假如我能和我的虹，永远关闭在这所幽雅的屋子里，环境和同伴，就会把我们的精神和勇气，鼓励振作了起来。我们同看书，一同谈话，一同研究学习，我们就是拉着重担的小牛，也要是一对快乐合作的牛，喜喜欢欢的流汗喘息前进！

这房子，据说是一个大官兼巨商的产业，是他的左右替他盖的。这不过是他许多别墅中最小最简陋的一座，他自己连来也没有来过，好几年空在那里。当然他也许也会来住，也许会让给朋友住，但只要目前是空着，虹和我能常去走走，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

这房子离我们的试验所，只有半里路。在两年前的一个黄昏，我工余在这条小径上散步，松影中抬头瞥见，偶然拾级而登，周视之下，十分叹赏，但那时还不过是叹赏而已。直到去年的一个月夜，因为躲避空袭，和虹在这庙上，抱膝对坐，谈到深夜，这窗影，这檐风，这满山的松月，和虹的清脆的语声，以及她带笑含忧的侧影，便把我整个灵魂，旋卷了起来，推塞在这所空房子里面……

虹做着教师的那个家庭、离这房子也不过有一里多路。我们第一次相逢，是在这山坡上的一个防空洞里，我带着一大包的文书，她带着三四个孩子。我们洞内的座位，恰巧相连。关闭的时间太久了，当她的学生们，焦躁吵闹的时候，我便讲些故事给他们听。我素来是喜欢小孩子的，和他们说得很热闹，根本没有注意到黑暗中默坐的女教师！等到警报解除，大家挤到洞口，虹拉着孩子，向我道谢。她的腼腆笑容，和洞外的阳光，一样的耀眼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在

洞里外，都常常招呼，谈话。

这一个夏天，我忽然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，工作之中，常常忍不住微笑，口里常常吹着短歌。接到诉苦催款的信，也不会影响到我的睡眠，粗恶的饮食，也能下咽，而且吃得很多。我觉得我是在幸福中饮食，在幸福中眠起，世界上只要有着虹和我，其他一切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虹和我第二次去看那房子，是在一个星期日，我们约定在那廊上野餐，我带的是两斤大饼，半斤酱牛肉，和一瓶水。虹带着一包花生和几块糖。那时我们彼此都已知道对方是拉着一车重担的小牛，更不在这些事上客气，而且我们都吃得十分香甜。吃过了野餐，我带着虹从后门进去，细细的看了每一间屋子。虹张着一双大眼，不住的赞叹这建筑师的缜密的心思。那天她穿着一件淡黄色沿黑边的单衫，散发披肩，双颊上有着一层不常见的健康的红润。她兴奋的指画着说："你看这方向多好，整个房子朝着东南！这东南角的屋子正好做书房，东窗前可以放一张大大的书桌，四墙嵌上矮矮的书厨，南窗下再放一张小小的茶几，九张小椅子，这屋子就不必再有别的陈设了。"一转身她又往后走，嘴里说："这间朝南的房子，正好做卧房，阳光也好，配上浅红色的窗帘，矮床，摇椅，和一张小巧的梳妆台，空气就非常的柔静。最